



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宫廷演义系列



明宫

十六朝演义^下

许啸天◎著

深入宫闱，演述帝王后妃间爱恨情仇；
广涉史事，详览封建王朝之波诡云谲。
读透了宫廷，就读透了历史。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宫廷演义系列



明宫

十六朝演义 下

许啸天◎著

深入宫闱，演述帝王后妃间爱恨情仇；
广涉史事，详览封建王朝之波诡云谲。
读透了宫廷，就读透了历史。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目 录

- | | | | |
|-----------|-----------|-----------------|-----|
| 第 一 回 | 碧水桃花魂销胜地 | 浓云腻雨梦入巫山 | 1 |
| 第 二 回 | 夸神箭倾城卜一笑 | 亲美色秃马羨双驹 | 9 |
| 第 三 回 | 温柔乡英雄避难 | 脂粉计儿女留情 | 17 |
| 第 四 回 | 玉妃万古遗淫迹 | 烈士千秋传盛名 | 25 |
| 第 五 回 | 古儿山单身逢侠客 | 幹难河大被寝红颜 | 32 |
| 第 六 回 | 叔嫂同衾家庭生变 | 弟兄交恶骨肉相残 | 39 |
| 第 七 回 | 铁木真塞外独称尊 | 努齐儿村中三盗骨 | 46 |
| 第 八 回 | 获刺客雄主失头颅 | 逼香奴佳人断玉臂 | 53 |
| 第 九 回 | 鱼磬声中纳番妇 | 旌旗影里嫁王妃 | 61 |
| 第 十 回 | 谋明妃误饮鸩毒酒 | 迎顺帝强匹鸾凤俦 | 69 |
| 第 十 一 回 | 一声霹雳定龙穴 | 满室芳菲诞虎儿 | 77 |
| 第 十 二 回 | 朱太祖风阳会群雄 | 常遇春校场演铁盾 | 85 |
| 第 十 三 回 | 酿笑话大海闹新房 | 献绝技花云斗黑汉 | 94 |
| 第 十 四 回 | 半夜绸缪艳姬荐枕席 | 一朝芥蒂嫠妇泄机谋 | 102 |
| 第 十 五 回 | 君主荒淫明太祖起义 | 将军勇猛徐天德立功 | 109 |
| 第 十 六 回 | 成双偶还珠入棧 | 学六韬投笔从戎 | 116 |
| 第 十 七 回 | 采石矶前擒敌将 | 兰陵城下败雄酋 | 124 |
| 第 十 八 回 | 九江口火烧陈友谅 | 白龙潭水淹张士德 | 131 |
| 第 十 九 回 | 六寸跌圆温香在抱 | 十分春色碧血溅衣 | 138 |
| 第 二 十 回 | 参佛典灵隐逐狂僧 | 登帝位应天选秀女 | 145 |
| 第 二 十 一 回 | 凤辇龙旌迎官眷 | 血影刀光憾万民 | 152 |
| 第 二 十 二 回 | 裙履余芳吴美人擅宠 | 衾裯遗爱惠妃子拈酸 | 159 |
| 第 二 十 三 回 | 宫廷祸兴胭脂劫 | 宰府奇谋肱股诛 | 166 |
| 第 二 十 四 回 | 截指割舌云奇殉节 | 伤心惨目太子亡身 | 173 |
| 第 二 十 五 回 | 夜走铁骑棧道渡蓝玉 | 魂化杜鹃香冢泣残红 | 180 |



- 第二十六回 传白绫元妃赐缢 吞丹石潭王自焚 187
- 第二十七回 忆前尘高僧谈禅理 伤往事允炆了宿缘 194
- 第二十八回 叛北平燕王举白帜 入空门建文遁红尘 201
- 第二十九回 使出岛国奇珍异宝 频创邪教牛鬼蛇神 208
- 第三十回 万缕青丝报知己 两行红泪雪沉冤 215
- 第三十一回 父疑子仁宗暴崩 凤易龙孙妃僭位 222
- 第三十二回 婉转娇啼西园月黑 灯红酒绿万寿风清 229
- 第三十三回 阑珊花事悲故主 彻夜笙歌恼直臣 236
- 第三十四回 张太后愤怒废莲房 于巡抚谈笑定疑案 243
- 第三十五回 庭院深深青梅竹马 孤帏寂寂流水高山 250
- 第三十六回 桃李满门王振专权 冰霜载道蓉儿承恩 257
- 第三十七回 人面桃花书生失丽偶 途穷日暮侠士飞金刀 264
- 第三十八回 杀云妃禁宫闹鬼 接总管馆驿破奸 271
- 第三十九回 怀来县巨阉授首 锦鸡栅皇帝被掳 278
- 第四十回 鼗鼓胡笳英宗陷沙漠 轻歌曼舞蛮女献殷勤 285
- 第四十一回 柳掩春台皇后见废 香飘月府天子还都 292
- 第四十二回 骏马游街徐梦兰吐气 紫微入室李太岁扬威 299
- 第四十三回 苦雨凄风太上皇复辟 夕阳衰草于忠肃埋魂 306
- 第四十四回 百花洲老处女承恩 疑天阙彭秀才遇怪 313
- 第四十五回 洞府春深落霞藏色 禁门人静纫荔露情 320
- 第四十六回 火炙金莲万妃奇妒 水沉玉女宪宗伤怀 327
- 第四十七回 老王爷啖蝗留古迹 小杜宇斗狮展奇能 334
- 第四十八回 伍云潭黑夜探皇官 韩起凤花朝盗宝斃 341
- 第四十九回 翠钿白圭外邦聘玉女 秋光银烛藩邸刺徽王 348
- 第五十回 大公主再醮风流帝 小内监初试云雨情 354
- 第五十一回 韩起凤对客献技术 魏官人报主抚孤稚 361
- 第五十二回 惊圣驾疯妇闹金殿 征瑶窟将军毁藤甲 368
- 第五十三回 蛮洞苗儿奇风怪俗 天府太监选色征歌 375
- 第五十四回 拔赵易汉尚书娶丑女 指鹿作马太后辨夫人 381
- 第五十五回 祷姮娥方道士求雨 剿鞑靼王满奴朝天 388
- 第五十六回 意态婀娜侠女怀宝剑 情深旖旎英雄惊人头 396
- 第五十七回 四海民共庆千秋节 两贞女同殉万岁山 403
- 第五十八回 秋月梧桐寡鹄成禁裔 胡天锋鏊老将化飞尘 410
- 第五十九回 霓裳翩跹正德帝登基 鹰犬驰骤司礼监专政 417



第六十回	鬓影衣香豹房恋美色	杯蛇市虎西厂置奇刑	424
第六十一回	王阳明石棺尝死味	刘贵人梅萼效艳妆	431
第六十二回	遍地樱花正德戏凤姐	半帘素月江彬充龙阳	438
第六十三回	藩王猎艳密设销魂帐	武宗渔色初游石头城	446
第六十四回	翠翠红红江南留韵事	花花絮絮萧寺开经坛	453
第六十五回	扬州看花双龙斗侠盗	金山吊古独臂擒淫僧	460
第六十六回	江飞曼误盗雪里青	王经略大破红缨会	467
第六十七回	毁琼楼脂香随流水	还銮辇豪气逐风云	475
第六十八回	月缺花残凤姐伴碧草	鱼沉雁杳冯妇赴黄泉	484
第六十九回	煮鹤焚琴孤灯寂寞	刻舟求剑众喙纷纭	492
第七十回	情致绵绵世宗入魔窟	忠忱耿耿陆炳赴焰山	500
第七十一回	测字知机严嵩拜相	报怨雪恨杨女谋王	507
第七十二回	荔娘多艳樱口代唾盂	东楼纵欲绣榻堆淫筹	514
第七十三回	叱燕咤莺粉黛争颜色	化云幻鹤羽士显神通	521
第七十四回	纤腰一捻翠琴悲离鸾	金钩双挽尚玉射飞鸿	529
第七十五回	香闺传绝技途杀恶客	禁官递情牋夜会徐娘	536
第七十六回	绣襦温馨柳生困粉阵	银蟾清冷媚娜遭情魔	543
第七十七回	雪藕冰桃嘉王宴仙春	交梨红枣瑜妃进铅丹	550
第七十八回	奸相抄家珠光宝气	玉人来苑银杏红增	557
第七十九回	戚继光威镇三边地	仇总兵戮尸汴梁城	564
第八十回	花月琴声名士追芳踪	山水诗韵美人殉痴情	572
第八十一回	皇帝昏懵三更驾鹤	海瑞廉洁两袖清风	580
第八十二回	旧雨重逢宸妃投井	昙花一现穆宗宾天	588
第八十三回	春色九重神宗继大统	珠帘半卷刘女侵中官	596
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冯保雪旧憾	帷灯匣剑张恠刺昏君	603
第八十五回	建翠华迷香听玉笛	游琴台醉酒杀金莲	610
第八十六回	东林党狂儒流碧血	白莲教妖人遣泥孩	619
第八十七回	五岭关杜松斩贝勒	千秋鉴魏朝奸保姆	626
第八十八回	红颜刃仇秀华成眷属	阉竖缔爱魏珰偕鸳俦	634
第八十九回	君臣不识丁邻邦腾笑	妃嫔尽受娠今古奇闻	642
第九十回	十万貔貅血染沙漠	六官粉黛玉殒红罗	649
第九十一回	云拥香车客氏淫官阙	泪洒斑竹魏阉乱朝纲	656
第九十二回	遗臭逆宦奸象遍天下	争雄丑类饥氓据山林	663
第九十三回	兵燹天灾繁华成瓦砾	寇警妖异村镇尽荒丘	670



第九十四回	朵朵金兰献忠杀四川	滔滔洪水闯贼淹西乡	678
第九十五回	迁怒么麽辕门堆死鼠	殃及泉下室内污艳尸	684
第九十六回	风月无边田贵妃制曲	鬓钗留影吴三桂惊艳	690
第九十七回	落花有意艳姬钟情	春水长流英雄气短	697
第九十八回	金屋无人皇亲遣丽质	河桥肠断经略梦香魂	703
第九十九回	铁马金戈洪承畴鏖兵	雪肤花貌文昌后迷敌	710
第一百回	孤帐桐琴佳人歌一阙	绣枕鸳梦才子事三朝	717
第一百一回	血滴玉盘李闯醢常洵	文绣莲瓣崇祯贬田妃	724
第一百二回	云鬓珠兰官中憾秋扇	荒村古墓棺内走龙蛇	731
第一百三回	玉石俱焚藩王殉难	琴剑飘泊义士拯危	738
第一百四回	细语莺声三桂杀贤妇	雕弓翎羽永福射闯王	745
第一百五回	花影隔帘倒乱鸳谱	哀声满野折断雁行	751
第一百六回	热泪流红悲泪一篇文	青磷闪碧悖语数行书	758
第一百七回	为国求精皇亲装穷汉	守城拒寇将士效忠臣	765
第一百八回	巾帼将军云英争父骨	青楼佚女曼仙鸩奸首	772
第一百九回	晨聚暮散朝士尽蜉蝣	柳翠花红国丈庆耄耋	779
第一百十回	喋血深宫凄凉悲亡国	伤心月殿遗恨感煤山	786
第一百十一回	脂粉酬功血溅青罗帐	忠义报主泪洒绿杨天	792
第一百十二回	拔须炙鼻蠢民现怪象	凿暗敲齿贼将施酷刑	799
第一百十三回	愤争红颜思引狼入室	忍弃白发为揖盗开门	805
第一百十四回	鸟语花香九王爷窃玉	剑光灯影文皇后奸情	811
第一百十五回	风扫残雪三桂夺圆圆	露滴金枝睿王娶嫂嫂	817
第一百十六回	浅笑轻颦玉人装半面	银筝渔鼓少主宴三更	824
第一百十七回	花落江南轻舟载美人	色空漠北冷寺栖芳踪	830
第一百十八回	北风凜凜海道奔黑夜	疑云阵阵噩梦惊深宵	837
第一百十九回	新仇旧恨清帝入空门	燕唱莺啼吴藩登大位	844
第一百二十回	水尽山穷永历遁缅甸	吟梅嚼雪明事结全编	851



第六十一回 王阳明石棺尝死味 刘贵人梅萼效艳妆

却说董芳举着象简，只望刘瑾打去。吏部尚书张彩、光禄寺卿焦芳忙护住刘瑾，也把象简还击董芳。侍候刘瑾的小监挥拳齐上。董芳究竟是个文官，又兼双拳不敌四手，转眼被小监们拖倒，打得血流被面，董芳兀是破口大骂。看看小监等拳足交加，董芳已声嘶力竭，武臣班中恼了靖远伯王蔚云，奋拳大喊一声，大踏步打将入去。焦芳回身来迎，被蔚云一拳正打中鼻梁，鲜血直喷出来。张彩不识厉害，要在刘瑾面前讨好，他见焦芳受伤，飞起一脚来踢蔚云，吃蔚云将足接住，顺势一掀，张彩由朝房的东面直跌到西边，仰面睡在地上爬不起身了。蔚云又把小监们一阵地乱打，打得小监们一个个鼻塌嘴歪，抱头逃命。蔚云便去扶起董芳，令他在侍朝室里暂息。刘瑾眼见得武臣们来动手，心里越发大怒，即召殿前甲士捕人。

其时伺候室中的值班侍卫听得外面声声嚷打，忙出来观看，认得是靖远伯在那里动武，自然不敢逮捕，只好上前相劝。偏是那些殿前甲士，但知奉刘瑾的命令，真个拥将上来，把蔚云围在正中。蔚云大喝道：“谁敢捕人！”说犹未了，双拳并举，早打倒两个甲士。又是一腿，踢倒了两人。那些甲士吃了这样的大亏，怎肯干休，况又是刘瑾的主意。当下内中一个甲士便鸣起警号来，召集了值日的甲士，殿内外不下六七十名，和虎吼般蜂拥来捉蔚云。平西侯王强、将军常如



龙、殿前指挥马成梁等看了都有些不服，一声吆喝，并力上前。那些甲士不过恃着蛮力，又不懂什么解数的，因此给王强等一顿的乱打，把六七十名甲士早已打得落花流水，四散狂奔。

蔚云见甲士打退，抢前去抓刘瑾。刘瑾满心想甲士们去捕人，不防众臣一齐动手，朝房做了厮打地，一场好斗，甲士纷纷逃避。刘瑾觑得不是势头，方要滑脚逃走，门上被一班文官拥塞住了，连一点儿隙地都没有；待往正殿上逃，恐受众臣的讥笑。正在进退踌躇，不提防蔚云直抢过来，一把抓住刘瑾的衣领，大叫：“一不做、二不休，大家索性爽爽快快地打他一顿。”众臣听了，凡和刘瑾有怨气的谁不愿意打他几下？董芳虽然受了伤，还一拐一踉地出来帮打。刘瑾被蔚云捺住地上，任众人打死老虎似的。直打到刘瑾叫不出救命了，大家方才住手。

平西侯王强等众人齐集了，乃发言道：“今天大打刘贼，果然是痛快的。但他是皇上的幸臣，怎肯受这场辱？俺知大祸既已酿成了，要死大家同死，到了那时休得畏缩。”将军常如龙道：“咱们趁此时再去警诫他一番。”说罢回顾刘瑾，已由小监一溜烟抬往私第中去了。如龙笑道：“这贼逃得好快，今吃他脱身，祸就在眼前了。”众臣见说，又都你看我我看你的，各自抱怨着当时太莽撞了。王蔚云高声叫道：“俺拼着这靖远伯不要了，又没有杀人，有甚大事？英雄一人做事一身当，你们且莫鸟乱，等俺独自一个对付他就是了。”说着气愤愤地走了。众人又商议了一会，觉得没有良策，大家也只好渐渐地散去。

到了第二天的早朝，大家料定刘瑾必已进宫哭诉过了，因此各怀着鬼胎，准备了贬罚受处分。谁知退朝下来，并不见正德帝有甚谕旨，一时很觉诧异。众臣正在互相推测，只见王蔚云在那里暗笑。大家晓得其中必有缘故，于是围着蔚云询问，才知蔚云学了他师傅韩起凤的故技：当夜悄悄地跳进刘瑾的私第里，留一张警告他的柬儿，又将一口锋利的钢刀轻轻地置在刘瑾的枕边。待刘瑾醒转过来，觉颈旁有些冷飕飕的，把手去一摸，摸着了钢刀和红柬，吓得刘瑾魂飞魄散。次日只去正德帝前告病，拿这场殴打的事，不敢提起。大家算白打一顿，很大的风波，竟得无形消灭。

再说兵部主事王守仁，是浙江余姚人，孝宗弘治间成进士，正德二年才做兵部主事。现在为了弹劾刘瑾，被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守仁到了贵州，在修文县北将东洞改为石室，题名叫做阳明洞，以是后人

称他做阳明先生。

说到王阳明的学问，可算得有明一代的大儒。他在未成进士之前，和陈白沙（献章）的弟子多相往来，还随着娄谅游学。到了成进士后，又与广东人湛若水研究学问。不多几时，因两下的主见不同，便分道扬镳，各人讲各的学说。王阳明的主张是以良知良能为本，又说“致良知”、“知行合一”。这“知行合一”的本旨，以为天下万事只从口里说得到，事实上所办不到，就不能称为知。办得到的事可以说得是知，这知也就是实行，所以叫做“知行合一”。阳明这一类的学说，从前就是名学派。这名学派流入了旁的一派，便是诡辩学派公孙龙、关尹子类人物。南北朝时称做玄学，南北朝时史、文、儒与玄学并驾。宋代称为理学，又名道学，也就是今人所称的哲学。哲学在宋代显明，朱熹、陆象山、程明道、程伊川是其最著者。到了明代，要算是最盛了。国初如宋濂、方孝孺等传朱氏的学说。永乐以后，如吴与弼、薛瑄为开辟明代哲学基础的人。若陈白沙、娄敬齐、胡以仁等，都从吴与弼游过学的。王阳明讲学的时候，算明代哲学最盛的时期。他的学说，自少时至中年、衰老，分三个时期，尝变更过几次。

这位阳明先生是明代大儒，作书的不惮烦杂，特地说明他一下：阳明在少时很是好道，他主张人们的学问须从道的上面求来。于是把游方的羽士、居家的黄冠一并请在家中，苦苦拜求他们。谁知这些茅山道士一类的人，哪里懂得什么学问，除了念几句讲不通的死经以外，简直说不出别的文字来，更谈不到学问两字了。原来阳明的求道士，想从老子入手。（老子道教为古九流之一，名列三教，非道士也。今之羽士之流，其鼻祖为汉五斗米教之张道陵，亦近世之张天师，与老子完全不同。后人误以羽士为三教之道教，不亦谬乎！）及至见道士没甚伎俩，才知自己走歧了路，便弃了从前的观念，随着娄谅游学，这是他学问变更的初期。自阳明成进士后，以娄谅的学说是崇拜宋代朱文公的，嫌他道学气太重（王阳明学说不以礼教自守，故其弟子如王栋、王艮颇多猖狂之论），就改与湛若水交游了。湛若水是陈白沙（献章）的弟子，对于礼教本来不甚重视的，所以对阳明的学说，似很相近。未几，王阳明由兵部主事谪贬做了贵州的龙场驿丞（龙场驿在贵州修文县北），他的学问又更变了，而且比以前高深了许多。他的“致良知”就在这时候悟出来的。

当时贵州地方有一种苗人，很赞成他的学问，阳明便把“知行合



一”的本旨慢慢地解释给他们听。阳明既主张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即行的根本，行也即是知的精微。又说自己的善恶是自己能够知道的。进一句讲，凡是人们的是非善恶，都是自己可以知道，更无须别的身外之物来证明，只自心观心便能明白的。阳明在龙场驿时悟出了“知行合一”，天下万事以为非行不知，也无事不可以实行。实行的结果，是知的原素。天下万事都能行，也都可以实地试验，可以达到一个知。就是个死却不能行，也不可以实地试验。因到了实地试验死时，人已失了知觉，当然不能算知了。

王阳明把那死看作天下最奇怪的一件事，以为世间做人，不论是疾病灾厄、刀枪水火，没有一样是可怕的。只有那死，算最可怕了，以是他诚心想把那死来实地试验一下。那时贵州的苗民，常听阳明讲学，大家成为一样习惯了。一天，众人方聚立着在署中听他讲释，忽听外面一阵吆喝声，两个驿卒押着十几个民伕舁进一具石棺材来。众人大惊，不知这石棺材是做什么用的。大家正在怪谔，阳明便把自己的意思对众人讲了，说是要尝试那死的滋味。众苗民觉得阳明这种举动是很奇怪的，各人的心理上都起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幻想。要想解决这件问题，须看阳明怎样去实地试验，怎么去尝那死的况味。

只见阳明令将石棺抬到大堂上，很端正地置在堂中，自己便整冠束带地打扮好了，恭恭敬敬地卧进石棺里去。他又吩咐驿卒和苗民道：“你们听得石棺中有弹指声时，速即把棺盖揭开，千万勿误！”这是阳明临死的遗言，大家领命。看阳明在石棺里安睡好了，驿卒就慢慢地拿石棺盖掩上。于是大家寂静地侍立着，等候棺材中的动静。看看过了不少的时候，不见石棺材内有什么声息。又过了一会，仍没甚举动，也不曾听得弹指声。众苗民私议道：“爷爷（苗民称阳明为爷爷）不要真死了吧！”众人心下狐疑起来，大家忍不住了，一齐上前，将石棺材盖揭开瞧时，见阳明已满头的大汗，两只眼睛往上翻了白，嘴里的白沫吐得有三四寸高，摸摸鼻中，早气息毫无了。大家这才发了急，忙着把阳明舁出石棺，喊的喊、推的推。苗民有种木香，专治昏厥症的，当时也焚烧了，在阳明的鼻中熏着，又在他的面上喷了冷水，才见阳明悠悠地醒过来，睁眼一看，连连摇头说：“乏味，乏味！”

阳明从石棺中出来，就呆呆地坐了三天，被他悟出静坐和观心。谓静坐观自己的心，初时觉心在脏腑中荡动不已。到了后来，那心动的力便愈动愈大，越跃越高，那周身的血液，好似大海洪波，匍涛澎



湃，其声犹雷轰一般。这时的心，又似海中的蛟龙，夭矫颠簸，在心血潮中忽上忽落，倏左倏右，纵有几千万斤的气力，恐怕也捉不定它。这样的猛跳狂跃了一会，由高至于低，由猛至于弱，由动入静，由大至细，渐渐至于纤微。血液和心，此际由动荡至于沉寂时代了，什么波涛蛟龙，也自消灭于无形，心地中觉渐入空微。反神内观，胸臆中顿时觉得天地澄清，大地光明，虽毫发也不能隐蔽了。到了这时，心海中又变了一个境地，但觉内外空空洞洞、杳杳渺渺，万千境界变了个虚无渺茫之境，可算是内外俱忘了。

阳明这一路学说和佛学似很相近了。王阳明自证到了观心打坐，思想更较前增进。与苗民门生们说起他卧入石棺材尝死的滋味时，便摇头道：“人们到了死，是最无意思的事了。当吾卧入石棺时，心地中已抱定一个尝试的主意，所以毅然决然地睡进去。又怕万一受不了，预嘱驿卒们听得棺中一有声息，立时揭去棺盖。谁知待到棺盖掩上，即觉得昏昏沉沉，里面气息异常的逼仄。渐渐地气闷起来，要待呼唤，觉这样的一下子，算不得尝死的滋味，于是忍气耐着。愈忍愈是气迫，竟至呼吸都不灵便了。正欲唤驿卒们开棺，蓦觉一阵的昏懵，就此沉沉地和睡去一般，怎么都觉不着了。他们把我舁出棺来，也一些儿知觉也没有。乃至面上觉察有一股冷气，那时他们已拿冷水把我唤醒了。人们的死是无知无觉的，好算是最没意思了。”

总而言之，我们对于王阳明的学说，就佩服他能够实行，“知行合一”。不是现代的西洋哲学，文字上说得果然精微到了十分，能实地上和科学那般试验的，可说是没有。那么，西洋哲学只好算它是文章的美，并不是地面上的精美。犹之西洋哲学是纸上谈兵，行军布阵说得百战百胜，就是不能实用。结果还是那种书生之见，能说不能行的。我们中国的哲学是临阵上过战垒的，紧要的时候还可以抵挡一阵。阳明于自观的主旨，只准有一心，不许有二；只有一念，是没有第二念的。所以我们说它和佛法很相近，因佛说也只有“一心”。而且把这种观念去将兵，是最好没有了。兵贵于临事有断，只有一心一念，自然没别的疑虑了。阳明在明代的文臣中，算得第一个知兵的。正德年间起任金都御史，巡抚赣南，平大帽山贼寇，又定宁王宸濠之乱，死封新建侯，谥号文成。这样说来，王阳明不但是明代大儒，也是一朝名臣了。那是后话，暂且不提。

再讲那正德皇帝，自有豹房，日夜和一班美妓变童宣淫。不到一年，早已厌倦了。这时的刘瑾，差不多皇帝是他做了，为了轻微的一



桩小事，将朝中大小官吏三百余人一齐囚入狱中。李东阳闻知大惊，忙上章援救。刘瑾哪里肯听。直待他自心发愿了，才把三百多名官员释放。三百人中，如推官周元臣、翰林庶吉士汪元深、主事钱钺、礼部司事马君德、礼部礼官周昌、进士丁公援、江砚臣等二十余人，在狱中受了疫病，出狱时都呜呼哀哉了。合当刘瑾恶贯满盈了。那主事钱钺，是内务监督太监钱宁的胞兄，弟兄间极其亲密的。如今钱钺被刘瑾下狱病死，钱宁得知，哀痛非常。

讲到钱宁，正德帝十分地宠他，甚至饮食相共，同衾寝卧。钱宁面儿似处女，娇嫩如脂。正德帝爱他不过，收为义儿，赐国姓为朱。刘瑾自知貌陋年长，敌不上钱宁，内务自愿退避三舍，只独揽着外政。钱宁因刘瑾杀他胞兄钱钺，就和刘瑾结恨，时时在正德帝面前攻击刘瑾，刘瑾便渐渐地有些失宠起来。

正德五年，安化王真鐸结连大盗作叛。这真鐸是太祖高皇帝的第十五皇子名櫓的曾孙，老安化王秩炆的嫡孙。秩炆的儿子青年夭折，由真鐸袭爵。那时宁夏地方，有个著名的风鉴家殷五的，相人颇有奇验。他说真鐸的相貌有帝王的福分，如须长到腹，便是登极的预兆。其实殷五是个江湖术士，不过阿谀真鐸，借此赚些钱罢了。他私下对人讲真鐸乃是虾蟆相，虽然大贵，但不可生须（蟾有须，必受人刮酥）。如有一有须儿，必至过铁（杀头也）。须如过腹，那时死期到了。但当了面，反誉真鐸有五九之分。真鐸信以为真话，暗里贿通了指挥丁广、千户何锦、大盗杨六杨七等，都结为死党，准备乘机起事。

到了正德的五年上，真鐸真个须长及腹，不觉想起相士殷五的话，便拜殷五为军师，丁广为都督，何锦为总兵官，杨七、杨六各授为都指挥，总兵周昂为大将军，连夜兴兵起事。真鐸将历年所积的军器搬出来充了军用，藩库做了粮饷，杀了巡抚安帷学、大理卿督粮漕官周东、总兵姜汉、督理太监邓广等，占据宁夏诸城，声势浩大。

正德帝得陕西将军吕良弼的飞奏，忙召群臣会议，令成国公朱刚往征，竟至全军覆没，关中大震。正德帝看了雪片般的章奏，也觉得有点着慌了。吏部主事杨廷和主张前都御史杨一清复职，令统师平乱。正德帝准了，擢杨一清为右都御史兼提督军务，以太监张永为监军，即日出师。杨一清奉了上谕，便点起大军十万，偕同张永飞奔陕西。

讲到杨一清，是文武俱备的。到了陕地，第一阵把丁广、周昂等



杀得大败。接连几战，斩了何锦等，生擒了安化王真鐸。那个狗头军师殷五见势不好，已一溜烟走得无影无踪了。捷报到了京师，正德帝大喜。授杨一清为陕甘总督，坐镇边地。命张永统了大军，押同叛藩真鐸班师回京。张永临行的时候，杨一清设筵相送。张永在席上讲起刘瑾怎样的专横，怎样的揽权，言辞很是愤愤。张永当初与刘瑾同党，本是八虎之一，这时因暗中大家夺权，怨仇结得很深。杨一清见张永确是真情，嘱他进京后伺隙除去刘瑾，张永统兵还都，在献俘虏的当儿，把刘瑾不法的事，密禀正德帝。钱宁在旁也怂恿了几句。正德帝便下手谕，当夜逮系刘瑾。从他的家中抄出金珠宝物、银钱粮糈、器械军服等不计其数。正德帝闻奏大怒。立命将刘瑾，并羽党张彩、焦芳、刘宇及家族三十余人一并弃市。

巨阉见诛，内监钱宁又复得势。恰巧霸州大盗张茂作乱，游击江彬擒了张茂，逮解进京，又贿通了内监钱宁，把著名歌妓刘芙贞献入豹房。那刘芙贞生得妖冶艳丽，姿态明媚；又善唱词曲儿，不论是旧调新声，一经她上口，便觉音韵悠扬，听得人回肠荡气，更衬上她的嘶嘶珠喉，唱起来如莺簧初转，格外比别人好听。正德帝这时方厌弃豹房，蓦然间瞧见一个明眸皓齿的美人儿，云鬓髻髻中隐隐显出点点梅花，愈见得雪肤花貌，可人如玉了。那美人遥看着正德帝，只微启朱唇嫣然地一笑，万般的媚态都从这一笑中流出来，把个好色如命的正德皇帝看得半截身儿麻木了。半晌才悄悄地去问小太监，回说是（钱爷钱宁为帝义儿，宫中悉称之为曰爷！）送进来的。正德帝笑了笑，忙走入后院。见那美人倚着石栏，看金鱼池中的鸳鸯。正德帝蹑脚蹑手地走到那美人的背后，伸着脖子去瞰池中，却是一对鸳鸯在水面上飞逐着。正德帝忍不住待去钩那美人的香肩，不提防那美人猛地回过香躯，怪叫了起来，倒把正德帝大大地吃了一惊！

不知那美人为甚怪叫，再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遍地樱花正德戏凤姐 半帘素月江彬充龙阳

春风和舒，袅袅地播送着花香。那些蜂儿蝶儿，都翩翩地从下风舞蹈，随地去寻找它们的工作。深沉的院落里，阶前红卉初艳，池中金鱼跳跃。正是明媚的大好春光，万物都呈着一种快乐的景象。那时的美人儿，方倚栏瞧着池内的戏水鸳鸯，呆呆地发怔。蓦见池水，映着的情影背后，又添映出一个白面金冠的男子来，把那人吓了一跳。忙回过粉脸儿去，见是正德帝，不由得红晕上颊，风吹花枝般地盈盈跪下，说道：“臣妾刘芙贞见驾，皇帝万岁。”这两句莺声啾唧又娇脆又柔软的话说，将院落中的沉寂空气打破了。

正德帝便伸手挽起芙贞，觉得她身上的一阵异香，直扑入鼻管里。正德帝神魂早飞上了半天，只牵着芙贞的玉腕，同入侍月轩中。正德帝坐下，芙贞待重行见礼，正德帝微笑把她捺在椅儿上，就问长道短地胡乱讲了一会。内监们进御膳上来，正德帝笑道：“怎么天已午晌了？朕的腹中很饱，大约是餐了秀色吧！”芙贞见说，也笑了笑，便替正德帝斟上了香醪，自己捧着壶儿侍立。正德帝叫再设一副杯盏，令芙贞侍膳。名称上是侍膳，实在是对饮罢了。芙贞的酒量极洪，那种小小的玉杯子放在她什么心上，一举手就是十杯。正德帝见她吃得豪爽，命内监换上高爵儿。这爵杯可就大了，一杯至少要一升以上。芙贞又连喝三杯，不觉有些半酣。



俗话说酒能助兴。芙贞多饮了几杯，引起她一团的高兴，便把象箸儿击着金钟，顿开娇滴滴的喉咙，低低地唱了一段《雁儿红》，正德帝连连喝采不迭。芙贞知道皇上素性好歌，这时显出她的所长，又唱了一出《玉环怨》，真是凄楚哀艳兼而有之。歌罢犹觉余音袅袅不散，听得正德帝摸耳揉腮坐立不安起来，口里还哼着“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的老调，两只眼珠子骨碌碌地只瞧着芙贞，斜着嘴儿，涎着脸，霎时间丑态毕露。芙贞见正德帝那种怪模样，忍不住噗哧地一笑，樱口中所喝的半盅香醪一齐喷在席上，索性格格地大笑了一阵，香躯儿直笑得前俯后仰，柳腰轻盈摆动，几乎要扑翻身去。正德帝不禁亦哈哈狂笑，引得侍候的内监都个个掩着嘴好笑。

正德帝和芙贞呆笑了一会，命撤了杯盘。内监递上金盆，洗漱好了，正德帝一把拖了芙贞，走进侍月轩的东厢，是正德帝平日午倦安息的所在。两人斜倚在榻上，正德帝怎能制得住意马心猿，便等不得到晚上了。芙贞也有了几分酒意，自然是半推半就，于是任正德帝在这侍月轩中临幸了。

此后正德帝宠幸那芙贞，不论饮食起居，好说是非芙贞不欢。又亲下谕旨，把芙贞晋为刘贵人，宫中都称她做刘娘娘。正德帝听说刘娘娘是江彬所进献的，又因他有擒张茂的功劳，由游击擢为副总兵。江彬乘间要求太监钱宁，把自己带入豹房，谒见正德帝。正德帝细看江彬，不过二十多岁的人，却是齿白唇红、面如敷粉，又见他应对如流，不觉很为喜欢，即令江彬为随驾供奉。不上几天，又认江彬做了义儿，也赐国姓朱，宫中称江彬为彬二爷。

这江彬本是宣府人，出身纨绔。时值太监谷大用监军大同，江彬贿赂他三千金，授为游击。可是他那个文弱浪子，怎能做得武职？适逢张茂作乱，江彬和张茂还算姑表亲，便假说附顺张茂，领着部下出城，设筵相庆。张茂不知是计，只带了十余骑赴宴。酒到了半酣，江彬一声暗号，左右并上，将张茂获住，又杀了十几个无辜的百姓，便诬他们通盗，便取了首级，亲自解张茂进京报功。张茂正法，他部下闻知，举刘廿七做了首领，在大同官府一带大肆掠劫起来，几酿成了大患。都是江彬把百姓当强盗，以致真盗养成势力。这罪名应该是江彬的，至少判个刚罪。但他仗着正德帝得宠，天大的事也不怕，休说这点点小罪，谁敢去扳倒他？真是老虎头上拍苍蝇了。

江彬又在正德帝面前赞扬宣府的热闹，说得那个地方怎样的好玩，美人佳丽又怎样的多，把个宣府形容得和天堂一般。说得正德帝



心里痒痒的，要想到宣府去游览它一回，只恐大臣们谏阻。大凡皇帝出行，什么仪仗扈从、伴驾大臣、护辇大将军等，便要闹得一天星斗。正德帝以这样一来，不免太招摇了。况有大臣们在侧，动不动上章阻拦，仍然和在京师一样不能任情去游戏。于是与江彬密商好了，乘着黄昏，更换了微服，悄悄地混出德胜门，雇了一辆轻车，连夜望宣府进发。

这里都下文武大臣第二天早朝，直俟到日色过午，还不闻正德帝的起居消息。大家正在彷徨的当儿，忽见内监钱宁满头是汗地跑出来，报告圣驾已微服出宫往宣府去了。御史杨廷和、内阁学士梁储等忙问皇上带多少扈从，钱宁回说：“只带了供奉江彬一人。”梁储顿足道：“你身为内侍，皇上的起居都不知道，直到这时方才晓得圣上出宫，你在那里是干什么的？”说得钱宁目瞪口呆做声不得。杨廷和说道：“现在且莫讲旁的话，大家快去追回圣驾要紧。”当下由梁储等匆匆出朝，选了几匹快马，也疾驰出了德胜门。跑了有十多里，后面杨廷和等也飞骑来，众人就并在一起追赶。看看过了沙河，还不见正德帝的影踪，大家十分诧异，便向旅寓酒肆一路打探过去，方知皇上是昼夜兼程的，算起时日，大约已出居庸关了。梁储建议道：“不到黄河心不死，且到了居庸关再说。”杨廷和等都说有理，众官又复纵马追赶。

再说正德帝同了江彬驾着轻车，不分早晚地赶着路程，不日已到了居庸关附近，暂在馆驿中安顿了。一面飞报关吏，令开关放行。时守关御史张钦听得正德帝要微服出关，不觉地大惊道：“胡虏寇边的警耗正风声鹤唳的时候，怎么圣驾可以冒险出关？”忽关吏来报，皇上有使臣前来传旨开关。张钦也不出去迎接，命召进使臣，高声喝道：“你是什么人？敢冒称皇使来赚本御史！希图出关通敌吗？”使臣抗声道：“现有皇命在此，怎敢冒充。”张钦大怒道：“你瞒得常人，怎瞒得俺。如果是皇帝驾到，有仪卫扈从、护辇百官，今都在哪里？似这样的销声匿迹，还不是假冒圣驾吗？”使臣待要辩驳几句，张钦已霍地掣出剑来，向使臣说道：“你识时务的快给俺出去。若不听俺的好言，就砍了你的头颅送进京去。”吓得使臣不敢回话，抱头鼠窜地下关，去禀知正德帝，说了守关御史无礼的情状。正德帝听罢，又气又恨。只是张钦恃着奉命守关、职责攸归的那句话，一时倒也无奈何他，只好忍耐着。

第二天又命使臣去宣谕，张钦仍是不应，正德帝怒怨万分。这样



的几个转侧，梁储、杨廷和等已经赶到。大家跪在馆驿门前，涕泣请正德帝回銮：倘皇上不予允许，众臣愿永远跪着不起身。正德帝正犹豫不决，见驿馆又捧进一堆奏疏来，都是京卿劝还驾的。正德帝没法，只得下谕，令众大臣随辇，即日起驾回京。

正德帝到了都中，第一道谕旨便把守居庸关的御史张钦调为江西巡抚，着大同监军太监谷大用兼署居庸关督理。张钦奉到了皇命，不敢违忤，自去摒挡，往江西上任。那时朝廷大臣，如李东阳已弃职家居，李梦阳削职为民。内阁大臣更了梁储、蒋冕、杨廷和、毛纪等数人，杨一清远镇宁夏。朝中不过一个杨廷和最是忠直，但也独木难支。大权悉归内监钱宁、张永辈掌握，阁臣在旁附和而已。

光阴如驶，转瞬到了春社日，正德帝循例往祭春郊。大小臣工，自六部九卿以下，都随辇陪祭。待到祭毕，群臣各自散去，正德帝也乘辇回宫。次日早朝，众大臣齐集朝房，方要升陛排班，见内监张永匆匆地捧着上谕出来。群臣跪听宣读，谕中说道“朕此次暂离宫阙，国政着内阁大臣梁储、杨廷和、蒋冕，会同张永斟酌处理，无负朕意”云。群臣听罢，面面相觑，一句话也说不出。梁储说道：“圣驾私行，必定往宣府无疑。俺们宜仍望居庸关追赶。”于是与杨廷和、毛纪、蒋冕等三人带了五六个从人，驰出德胜门，马上加鞭，疾如雷电般地追赶。到了居庸关相去三四里地方，早有太监谷大用迎上前来，代传上谕道：“皇上已出关去了，你们众大臣无需追赶，好好地回都监国，回銮时自有封赏。”梁储、杨廷和等听了，才悟皇上调去守关御史张钦，是预备出关的后步。这时大家呆立了一会，梁储说道：“皇上既已出关，追赶也是无益，只有回京再从长计议。”杨廷和等也觉有理，大家懒洋洋地快快还京。

却说那正德皇帝，自被众臣强劝回銮，心里老大的不高兴，游览宣府的心也愈炽了。正德七年，江彬密遣家仆往宣府知照家属，在那里盖建起一座极大的府第来，题名叫作国公府。又把豹房中的乐女婴童暗暗用骡马载出京城，去安插在国公府中。诸事置办妥当，便密奏知正德帝。君臣两个酌议定了，乘着春祭的机会，江彬预先雇了两匹健驴，侍候在德胜门外。正德帝祭郊已毕，书了草诏交给张永。自己忙忙地更换衣服混出宫门，大踏步往德胜门来。见江彬已牵驴相待，当下跨上日行三百里的健驴，似飞般地望居庸关进发。不日到了关前，由谷大用出来接驾，便大开了关门，放正德帝出关。等到梁储、杨廷和赶到，正德帝已出关两日了。江彬随了正德帝出发，一路上做